

12424
X2521
3

野叟曝言

(清)夏敬渠 著

下 卷



A0873855

中国戏剧出版社

人字卷十五

第一百零六回 玉洞生春小郎试药
天罗宰暗太子惊心

容儿忙跨下床跪在地下道：“小尼该死，冒犯娘娘，求娘娘饶恕！”说罢，色勒勒抖个不住。七妃道：“快些起来，我并不恼你，你也没甚冒犯，只被你满口臭气，惹起了恶心！我叫宫人拿香水来，把那臭口，细细的刮刷干净，任凭你主意便了，休唬得那种样儿！”容儿心中一块石头，方才落地。当下唤进宫娥，捧上香水香片诸物，细细揩刷，换过几次香水，嚼过几回香片，令宫娥替换闻嗅，并无气息；然后七妃亲自闻嗅，复取龙涎香饼，令其含咀，说道：“这屋里怪冷！”因同进暖室中，把衣裤脱光在床并坐。令宫女把安贵妃送的药拿来，宫女捧上锦匣，匣面上标着“玉洞生春”四个金字，旁注小字是“臣安吉恭进”五字。七妃道：“这是安太师进与皇上和贵妃受用的，承贵妃送来，还没与王爷用过；如今合你先试一试。若比着紫金丹更强，夜来便与王爷同用，到快活时，再把那话说入也。”二人各取一粒照单试用。果然比紫金丹更强。容儿香汗津津，七妃笑声吃吃，事毕抱持交颈而睡。睡醒转来，宫人禀道：“日已过午，早膳还用不用？”七妃道：“晚膳早些罢。”吃些点心，呷些汤水，用过晚膳，天色已暮。

七妃藏过容儿，洗了手脚，重施脂粉，等待景王。直等到定更以后，方报王爷进宫，七妃接进，同用夜膳。见景王面上颇有忧容，急问道：“王爷明日就登大位了，天大的喜事，怎反有不乐之色？”景王道：“你知道的，寡人所惧者，惟文白一人！昨日已进清宁宫去，连败我兵，把五虎八彪都杀掉过半，夺去火器，足供城守。外面官员知道文白入宫，都纷纷起事。明日如何即得位成？”七妃失惊道：“文白在广西征苗，怎得进京？外面起事的，是些什么人，可也有文白的本事呢？”景王道：“便不知这文白怎样飞进京来的？外面起事，只有几个了得的人；若再有文白的本事，还当得起吗？”七妃道：“怪不得王爷不快活！但既止文白一个，也还易处！我们谋臣勇将还多，还有法王、真人的神通，想也制得他下，不要先愁坏了王爷玉体！”景王道：“今日已求了法王、真人，用天罗地网去拿他；他就有三头六臂，也逃不脱，还愁他则甚！因要拿文白，必须用火攻法，把清宁宫一宫的人，都化为灰尘；可惜鸾音这一个乖巧美人，玉石俱焚，不能收为妃子，故此郁郁不乐！”七妃转惊为喜道：“原来王爷忧愁，只为着鸾音；爷登了大位，休说一个鸾音，便要十个鸾音，亦有何难？”景王道：

“这又奇了！鸾音貌美性灵，天下少有，怎说要十个也不难？”七妃道：“王爷若登大位，便是四海之主了，怎比着景州一洼之水？只要宫中没有妒忌之人，听凭王爷来选，休说十个鸾音，便再多些，更比鸾音貌美性灵的，也是不难！那年皇上采选童女，王爷没曾说来，有无数绝色女子选进？只消宫中去寻，敢有胜如鸾音的，也未可知哩。”景王大喜道：“天大的忧疑，只要爱妃一言，便消化了！寡人原选了十八日进宫，先收那安贵妃，要试他鸡皮三少的本领。俟诛了太子、文白两人，再正大位。到那日，坤宁一宫妃嫔宫人，都拣选一番，便见分晓。宫人们，快斟酒来，待我赏娘娘一杯，以酬荐贤之功！”一面把七妃抱在怀中，哺酒与饮。

容儿在隔壁听着，心中一喜一忧：喜的是说转了景王，定与七妃欢爱，便可乘间用计；忧的是法王、真人要用天罗地网，去害素臣性命，并把合宫之人，都化为灰尘。且道如何叫做天罗地网？这日，女神童传出懿旨，熊以神又各处投了揭帖，果然各官员纷纷举义。景王着急，与心腹典膳张贤士商议。贤士道：“文白神勇，诸将皆非其敌；兼有火器弓弩，足资守御，破之极难！且外面义兵四起，各城均需防守，岂能独与文白争衡？今求其人，更令单谋转求法王，用天罗地网等大法制之；文白纵有邪术，必无生理！文白一除，则起义者纷纷解散，熊奇揭帖未可凭信。然后择日正位，俟单谋朝贺，擒而戮之。单谋一诛，靳监之胆已落。彼所持者，以皇上为质；此但制东宫及文白耳，乌足制我邪？”景王抚掌称善道：“但恐彼既属东宫旧人，中立不肯转求。今观其即日起义，焉知非文白所使耶！”贤士道：“急则相救，缓则相攻；大王之事一败，彼独不受祸邪？臣当去说之，必无不从！”景王大喜，急命前往。单谋果然听从，转求法王领占竹说：“文白谋勇绝伦，兼之通理邪术，必用全力制之！”法王、真人遂把天罗地网第一等恶法，来擒拿素臣。是日在宫，与太子各把别后事情诉说，到底日久话长，兼之称颂愧谢，起立跪拜，俱有耽搁，不觉直说到午。午后接有红豆手箋，通说各官举义之事，并开有名单。太子与素臣看时，是：

原任左金都御史皇肖毓昆，翰林院侍读东方旭，庶吉士马玉，领民兵三百，攻东直门；太仆寺丞申田，国子监博士元领，翰林院庶吉士金品、余玉冰，大学生匡中，领民兵五百，攻西直门；翰林院侍讲学士罗伦，锦衣卫经历陈经，领民兵三百，攻安定门；西前营游击熊奇，领兵五百，攻德胜门；原任福州营参将赛吕，护龙岛岛长龙生，领兵五百，攻朝阳门；魏国公徐武，中府都督同知宁文，领兵五百，攻正阳门；原任兵部尚书连世，原任右金都御史北直巡抚张定，司经局洗马连城，领民兵五百，攻宣武门；詹事府正詹事刘健，翰林院修撰吴宽，大学生谢迁，领民兵五百，攻崇文门；附马都尉冯诚，领兵三百，攻阜成门。

太子道：“诸臣纷纷起义，事有可为。但只有熊奇、龙生、赛吕三人可仗；宁文老迈，徐武纨绔，余俱白面书生；连世向附靳直，今亦父子起义，恐单内更有似此不足信者！奈何？”素臣道：“刘健、谢迁、申田俱足智多谋。金品、匡中俱勇敢善战。龙生即至，其妻飞娘必来，铁丐或有故不来，其妻立娘必随姊而至，大有可为。连城曾被臣之妾刘氏一诗所惑，改恶从善，其父或为子劝谏，改弦易辙，亦未可知！东城坚固，诸臣兵数既少，又无攻具，成事实难；只大势牵连，使逆藩不能专力于我，便操胜

算,名正者贵持久,名逆者利捷速;我顺彼逆,只要支持得三五日,不为所败,援兵陆续而至,事必济矣!”太子道:“刘、谢诸臣,寡人实未悉其底里。至连世自其子入官以后,即有几个好文章,与安吉、靳直亦曾争执过几件事;故靳直在皇上面前极力排挤,才休致他的。此番亦是真心,是寡人错疑了他!但先生贵妾,如何以诗感化连城,愿闻其说?”素臣因把前事约略述知,念出那首诗来。太子太息道:“遇强暴而不失节难,遇才美而不失节尤难,不失节而更能化悔强暴,则尤难中之难!至连世更因其子而改弦易辙,则德之所及者,愈广矣!非先生不能有此妾,非此妾不足事先生,可感,可敬!侧妃每称为姊,每颂其贤,良有以也!”太子口里称叹,眼里却见素臣伸缩不宁,因问何故。素臣道:“臣自入广,即虑奸叛逆藩,乘间窃发,故差一奴名金砚者,入京探听。金砚于前月十七日得有急信,于本月初八日至峡报知。臣即于初八日起身,十三日至京。臣马因臣嘱咐,昼夜狂奔,凡遇津渡桥梁,不及驰骤,多一跃而过者,臣之筋骨,未免劳顿。昨晚拼战,复大喊狂呼以助威,高跃远跳以取势,亦有所伤。事定觉劳,安坐觉疲,周身骨节,俱颇酸痛,故有伸缩不宁耳!”太子惊讶道:“金砚以十日而行八千四百里路,先生之马,更止五日,此仆此马,旷古所无!非先生不能致,非先生亦不能胜,仅仅酸痛,真铜筋铁骨也!宫奴中有善修养者,为先生按摩捶击,则酸痛可除!”因着人去唤。素臣道:“容儿已去,文恩受伤,惟玉奴尚可驱使;然究系有男女之嫌,且已入宫禁,岂可褻狎?故宁忍不为,何敢渎及宫人!必承殿下恩意,或赐一小内监可也。”太子道:“汉时郎官,尚有女史焚香侍寝,后世勋臣亦皆赐给宫奴,何况先生?昔唐太宗以须疗臣疾,宋太祖以爇分弟痛,寡人当为先生按摩,但未谙耳;故以宫奴代之。望先生勿辞也!”素臣欲谢恩,太子忙止住道:“先生于寡人,分则君臣,恩逾骨肉,太后命寡人以叔事先生,寡人本欲以师事先生。师与叔之待弟侄者,必有其道,仆仆亟拜,非先生所宜也!”

须臾,两个宫女出来,一人捶背,一人运手。素臣请太子入内,太子道:“寡人欲见其用心与否,并先生受用与否,勿见嫌也!”宫女捶运一会,渐要摩按至胸腹臀腿上来,素臣几次辞拒,皆被太子劝住。宫女奏道:“文先生腹间,想有裹肚碍住;须解下来,方好摩按。”太子道:“先生二字,是太后与寡人所称,尔等何敢僭妄!以后内侍宫人,俱称文爷,不可错误!腰间有甚裹肚,可解下来。”宫人解下缠袋,太子问道:“袋内之物,可容寡人一见否?”素臣道:“袋内无不可见之物,但恐褻龙目耳!”太子取出看时,银钱之外,有两包丸药,一罐香,两个小包,解开一包,是两方玉图章,一方绦帕,上是太子所赠之诗。太子道:“为这一首诗,几成大狱,‘惟口兴戎’,此之谓也!”因又解开那一包,是一个手帕,包着两颗珠子,一幅诗绦,绦上写着一首百韵寿诗。太子道:“此何人所作?诗情悱恻,字法娟秀,亦美才也!”素臣因把兰哥、篁姑之事说知,并述其性情才学。太子喜道:“不意蛮峒之中,有此灵异,固属造物之奇,亦国家之祥也!天下平定,当奏知皇上,钦召入京,以宠异之!”因又开了香罐,闻了一闻,把珠子拂试一回,问道:“银钱备用,丸药备服,余皆恩情所寄,以志不忘;独此名香异珠,未解珍藏之故,岂先生亦爱宝耶?”素臣道:“非敢爱宝,亦备用也。”因把香珠之用奏知。太子道:“原来如此。水安息,宫内所有;若此二珠,则旷古所无,乃天赐先生以庇我国家者,匪特先生宜宝之,寡人亦当钦为国宝者也!”宫人问素臣道:“可还有酸痛之处?”素臣道:“大段已去,所存者些小之事,乃欠伸微有不便耳!”宫人道:“这却是病根未去,须请文爷上榻仰卧,待奴婢们踮踏一遍,复覆身睡

卧，再踹踏一遍，方得全愈。”太子道：“宫人实有此法，但用脚踹踏先生尊体，为不可耳！”素臣道：“治臣之病，岂以为嫌？但于殿下之前，反覆偃卧，无人臣礼，所不敢为也！”太子坚令宫人，扶掖素臣上榻，脱鞋踹踏，有顿饭时，素臣通身出汗，酸痛尽失，关节便利，霍然而愈。素臣将袋内银钱，尽数给与，曰：“物尽于此，不足酬劳也！”

是夜，太子复设一榻于侧，要陪素臣同睡。素臣坚辞不获，因自就旁榻。太子道：“寡人以师事先生，岂有弟子偃然正寝，而屈先生旁卧者耶？”素臣抵死不从：“臣断不敢使冠履倒置也！”太子因命将两榻上下对设，仍欲素臣居上榻，素臣复坚辞。太子不得已，方就上榻。两榻中间，令宫人就地设铺，承值睡溺诸器。太子与素臣并头睡下，商议除逆迎銮之事。讲至两更，外面传进檄文，说是从空中飞下。宫人执烛，太子与素臣披衣坐起，从头看去，只见檄文上写着：

大法王领，大真人缪，檄示清宁宫知悉：文白非圣无法，抗违天讨，律应寸磔，法在不赦！今于本日三更时分，遣九宫十曜星君，五方功曹揭谛，布天罗地网，特行捉拿，该官男妇人等，立将文白绑献，可免一宫之祸。如仍庇匿，本教主等即摄寒冰、热火、臭秽、刀剑诸地狱困苦磨难，次遣天龙八部，修罗泥犁，人非人等，追摄魂魄后，移须弥一座，将合宫人等俱压入无间地狱，化作飞尘，永离人道！善哉，佛法无边，道法通天，众生可度，惟人懵焉！七日之内，无愚无贤，无老无幼，同入涅槃！有能信者，如火宅莲；迷而不悟，如飓风船；自作自受，于法无宽！南无狮子吼菩萨！南无大势至菩萨！南无地藏王菩萨！吾奉九天应元雷声普化天尊急急如律令敕！

太子看完，大惊失色，问素臣：“何以应之？”素臣道：“一切妖术，惟猪羊狗血可破；宫中有无畜养？”太子道：“自逆藩逼迫以来，内外隔绝，供馈不通。幸太后爱洁，向不由大官供给，致尚有米粮牲畜等物，可借日用。奈扈从寡人者，至数百人，将半载之储，止二十多日，便俱食尽。今日膳房来报，止存三日之粮，畜牲俱尽；自明日起，便只剩腊腿风鱼等宿肉可以佐食。惟羹犬一头，警夜有功；哈叭狗两只，太后所爱；即不忍杀，且为血无多，恐不敷所用，奈何？”素臣道：“一正可胜百邪，且待他行起术来再处。”是夜只有素臣一人安睡；老太监覃吉不知檄文之事，便也睡得安稳。太子及里边一个真妃，外边一个奚囊，已是惊惊惻惻，睡梦不宁。其余合宫之人，俱被吓坏，没有一个敢解衣就寝。候至三更时分，渐至星月无光，一会暗是一会，不多时候，连天都压下来，屋内灯烛俱昏，火焰只留得芥子般大小，对面看不见人，合宫嚷乱。太后忙着宫人出来，请太子求素臣主意，宫人们手执灯烛，仍是搔墙摸壁。走至素臣卧处，叩门而入，见室中灯烛辉煌，好生惊讶。太子披衣起坐，急问何事。宫人奏知，太子不胜惊异。因唤醒素臣，恳求良法。素臣道：“此即所谓天罗地网者邪？臣更无法以解之！”太子道：“怎这里灯烛又是明亮？”因问宫人：“合宫可是一色昏暗？”宫人道：“只有观音堂、真娘娘房中，及覃公公，文恩屋里，还有灯烛之光，但不能如此处照常明亮；其余俱像坐在地狱中一般，一些光亮没有。”太子问素臣：“既是布着天罗地网，怎又不一色昏暗，是何缘故？”素臣道：“太后至尊，正妃将来即为天下之母，既皆为妖法所制，而覃监、文恩反不受制，此实难解！”因问：“正妃可尊信

老、佛之教？”太子道：“彼酷信佛教，近年受寡人刑于之化，才不去念佛看经，恐心里还在尊信一边。”素臣道：“这便是了，惟正乃不受邪。臣幼即恶化、佛，常思灭除其教；殿下有正心之功；侧妃娘娘秉正嫉邪，臣妾刘氏所稔知；覃老监最恶佛、老，传闻殿下幼时曾看《佛经》，于其来时，惊惶失措，以孝经给之，则其心正无邪可知；襄襄自幼习闻臣母及臣议论，亦恶老、佛，不信其教；故皆不为邪术所制也。太后、正妃，位虽尊，而心则尚信其邪说，故未能脱然耳。”太子道：“先生所见极是，但剃度僧所居观音堂，灯亦明亮，彼系极信邪者，何以如此？”素臣道：“作此法者，其同类也；妖僧道等但欲害其仇，非欲伤其类，故不及也。”太子道：“倘伪檄上所说诸般邪法俱搬演出来，太后岂不震惊？可否请太后与正妃，俱至观音堂暂避其祸？”素臣道：“这断使不得！惟正可以驱邪，岂可反入于邪以求避耶？窃恐非徒无益，而反有加甚耳！”太子点头道：“是。但现在如何安慰太后？”素臣道：“若但黑暗，原是不妨。殿下当吩咐合宫之人，和衣安寝，见怪不怪，则其怪自败也。至太后年高，恐有惊畏，殿下当不离左右，令侧妃亦不离正妃左右。俟天晓日出，看是如何？”

太子慌忙入内，素臣因有宫人在房，便不就榻，伏桌假寐。到五更时，太子请素臣进内，说道：“不出先生所料，太后等寡人不至，即同正妃至观音堂暂避，岂知进去时，灯烛尚明，到得后来，渐渐昏黑，并芥子般灯焰也没有了。寡人闻知，忙去接回。却因夜间于风露中来往，受了风寒，与正妃同时病发，齿牙相击，浑身发抖，是个虐疾模样，望先生诊治。”素臣诊过脉，说：“脉并不弦，非疟疾也。伪檄有寒冰、烈火等说，怕就是寒冰二字发作？因太后、正妃反避入邪，故发之独早耳！”宫人道：“文爷所说，一些不错，这会一刻冷似一刻，就要发抖哩！”素臣道：“可令人生起炭火，多加衣被，殿下上床拥护，用手心搓热，频摩太阳正额，至冷极时，并心口摩运，发出心火，或可御。”太子忙依言准备。并令真妃拥护正妃，如法而行。素臣出来，见更鼓久绝，天仍不明；因到院中一望，见满天雾气，竟看不清天光。暗忖：此岂天罗地网之妖法耶？因唤宫女出看，可见天光。宫女出看，道：“那里还见有天光，只见一片黑天，直压在文爷头”素臣大怒，瞋目直视，大喝道：“妖人怎敢无礼，把这障眼法来戏弄我么？”就这一声喊里，早露出一片天光。宫人惊嚷道：“怎文爷一喊，把天都喊了起来？这会子看得见屋宇树木等物了。”素臣正待写方，只见文恩两手抱着两个王子，出来道：“老爷不好了，合宫之人，个个发抖，如害疟一般，王子、王女年幼，抖得怪哭，东宫爷说老爷屋里想是和暖，着文恩送来。”素臣双手抱接，见面色灰白，身冷如冰，即抱入房，解开胸前衣服，裹在怀内，渐渐变过脸色，住了啼哭。却见文恩又抱出两个王女来道：“东宫爷说，本不敢亵渎老爷，但里面俱如冰窖，人命为重，只得又送出来。”素臣见王子身已温和，交与宫女怀抱，复把两个王女裹入怀中。问文恩道：“你见天光不见？”文恩道：“这院子里便见天光，里面一片黑暗，文恩还看得出些路头，不至跌撞；里面房里点着许多大蜡，宫女们还是七跌八撞，看不见路哩！”素臣道：“太子、真妃俱不信邪，怎里面还是冰窖一般？我说要多生炭火，怎还解不来寒冷？”文恩道：“炭火生起即来，就是不灭，也没有火气。东宫爷合真娘娘俱不觉甚冷，但只暖得太后及正妃娘娘，屋中原是寒冷，只比别房里差些罢了。”素臣道：“你与覃监房内如何？”文恩道：“比别人屋里暖些。”素臣道：“你可奏闻太子，把合宫之人，俱安顿太后、正妃及你与覃监屋里，权救一时再处。”文恩道：“人都冻僵了，路又看不出，只得要苦文恩一人去驮的了。”

文恩忙入内转奏。太子却吩咐，把宫女受伤及娇怯者，俱驮至素臣房中；其余分留太后、正妃房内；凡是内侍，都分送覃吉、文恩两人屋里。文恩驮了大半日，方才驮完，驮得满身臭汗，不觉其冷，反觉其热。素臣房中，竟蹲有一百多宫女，初来时，咬牙戛齿，骨节铮琮，渐至声沉响寂，又渐至温和活动。素臣与王子、王女在榻，阿绵、玉奴、赛奴并修养宫奴，及本在房内者，占着榻四边围侍，其余渐远，至各边房间里，因与素臣近则较暖，远则较凉，故也。文恩回房歇息一回，想起太后等半日未进汤水，忙到膳房中，要去收拾。那知水俱冻底，薪囊不焦，只得寻了些茶食干粮，分送各处。众宫女挨饥忍饿，权受一时，素臣欲分惠，则人多不能遍给；欲但给绕榻诸女，又觉不公，心里踌躇。却见绕榻妇女中，有几个欲前且却，又似朵颐，又似忸怩光景。素臣道：“非我独饱，奈人众，何苦有检择，又不公也。”阿锦道：“众人另有缘故，不为受着饿来。”素臣正待根问，忽听里边一时人语嘈杂，埋怨，吱吃、阿呀之声，素臣忙令玉奴去看明，走出里房，便蹲下身子，回不上话。素臣好生疑患，正是：

天下官私皆是急，世间水火最无情。

第一百零七回 水火无情久出炎凉之界 蛆虫可厌不污清白之躬

素臣见玉奴这般光景，好不疑虑，忙令文恩去扶他起来。文恩早已冻僵，动弹不得。素臣无奈，只得将玉奴一把捉过面前，拉住袖口，方才立定，问道：“里边声响，究竟为何？莫非他们都在戏耍筋斗、虎跳，用力太猛，有伤筋梭骨的事吗？”玉奴对面站着，方觉身上渐有暖意，勉强答道：“那里能做玩耍之事！连太后、东宫、正妃、侧妃，差不多要僵了，老爷须去急救方好！”素臣失惊道：“原来别处更冷，你可把这两个会修养的驮去，把僵的宫人踹踏些转来，便可做诸般顽戏用力之事。太子等可即令宫人用力揉挪，把本身中五志之火，一齐推动，舒发出来，便不怕冷。如有一切酒浆，烫热吃下，亦可驱寒，除此更没法了！”文恩道：“满廊满院，俱是冰凌；布了天罗地网，眼目又看不甚清；小的空身走来，还只顾跌交，怎能够驮人？膳房里剩有几坛粗酒，几坛细酒，两三坛火酒，只却生不起火，除非冷吃，也没人去拿。”素臣道：“你这样子真个不好，玉奴、阿锦，可把文恩摆弄，此时事急，也顾不得了！”把修养宫人，一手一个抱起，怀揣绸键数个，大踏步往太后正房而来。

过着几院雪山、几廊冰窖，已把两个宫人冻得齿牙相击，放进房去，须臾，踏转好几个宫人，便令踢键玩耍，上床将太后、太子推运。素臣在外觉冷，做一会八字动功，即便暖和。见太后房里，已有一十二人生动，便令各处摆弄僵卧之人。僵卧者既得和活，摆弄者亦愈暖热。因把两个修养宫人，复抱向正妃房中，如法而行。覆身回来，见自己院中，亦积数尺冰凌，檐廊之下，亦堆至盈尺，惊问其故。文恩道：“老爷进去了一会，便如各处一样，打落下来，想是见老爷出来才住的。”素臣道：“太后等虽已活动，再有酒去一暖，驱出寒气方好。膳房我不认得，须抱你去。”文恩道：“小的被妻子们一顿摆弄，和活起来，自己又做了些动功，此时已经复原，原要去摆弄众内侍们，领着老爷去便了。”于是文恩在前，素臣在后，文恩一滑，即被素臣一提，直至膳房，未曾跌倒。一坛粗酒，一坛细酒，一坛火酒，分倾大灶上三只大锅内；文恩起火，再烧不着；素臣走去，一烧便着。文恩道：“怎火也怕老爷，一吹就通红起来，这也是正气辟邪之故哩！”须臾，各锅俱热，吩咐文恩去摆弄内侍，给与粗酒、火酒。自用三把大壶，分装粗、细、火酒，飞奔太后房外，令宫人把细酒斟送太后、东宫，把粗酒、火酒分给众人。覆身出来，再用壶装送至正妃房中。然后自己用勺，就锅而饮，饮至半酣，把剩下的酒，都收拾进去，分给合房妇女。自此人人骨暖，个个颜酡。暗想：明日不知又用什么术？太后等今日已经受饿，当预为之计。因把厨下一口木灶，并应用器皿柴炭，及膳房内酒、米、凤鱼、腊肉等物，搬运至房。看那冰雹，竟如有眼睛的，跟着素臣旋落，院外尚在散落，院中处处冰山。素臣发怒，大吼一声，把半空中冰雹喝退一半，渐渐收小下来。

夜里众宫人一有寒冷，便各寻事，顽耍用力。素臣仍伏桌而睡，忽觉怀内有物撑动，心里一惊，认是裹着的王女。忙把胸前衣服解开看，只见一个年少女子，钻出头来，满面光华，姿容绝世，像是何处见过，却想不起。那女子道：“小奴蒙相公青眼，垂爱多年，今当辞相公而去。”素臣道：“便是我爱你极的，怎忍舍我而去？”女子道：“爱而不用，徒爱何益！明日若并舍妹见弃，则不特小奴不能终事相公，舍妹亦将辞相公而去矣！”素臣心中觉不忍舍，用手抱住，女子把手来推，忽然惊醒。恍然道：“此霄光之灵也！满宫昏暗，正该用此珠之时，怎我一时懵懂，置而不用？宜其求去也！”当即思所以用之。因不复睡，走出院中，搬取冰块，放满锅内，令玉奴等起火，烧滚三锅开水，装了两壶，取出明珠，耀着光芒，先送太后房中，次送正妃房内，余与合房妇女同享。众人久绝汤水，如饮甘露，快活非常。素臣搬冰煮粥，照前分送。连煮几次，并间明文恩、覃吉两房路径，送粥与之。

到得天明，合宫之人，无不饱暖。谁知冷便过去，热已渐来，初时还只认热粥之故，渐渐的脱去外盖，层层解卸，只剩单衫，仍是烦热。到得后来，竟似罩入蒸笼，绝不透气，锅中水沸，灶内火炎，满身皮肉都要腐烂一般。素臣送饭进去，见各廊院冰凌，俱化为水，如烟如雾，太后房中，人人喘气，个个头眩。素臣记起霄光梦中“明日并弃舍妹”之言，忙在袋内，取出辟暑神珠，命宫人悬挂。登时满室生凉，喘者立止，眩者立清。太子出房，跪下便拜道：“合宫承先生之赐，不啻生死肉骨！但褻浪先生，至于如此，寡人何安？热虽酷毒，不如冷之人人僵直，当命宫人出取，不敢重劳先生也！”素臣慌忙跪下，扶掖起来道：“昔武子曾纳囊饘，之推并割股肉，区区奔走，何足言劳？如宫人可代，即当仰承令旨也。”宫人奉旨出外取饭，摸着墙壁，尚是难行，如何能捧持食物？素臣因找一根长竿，把霄光高揭，满宫发亮，如月中天，宫人们方得搬送。送至正妃之房，房中宫人已俱热倒。太子忙令把辟暑珠去救转，把两处并为一处，都搬至太后正寝中一间大房之内，仍把辟暑珠悬挂在正中一间房里。因想起内侍们来，命宫人去看，除文恩、覃吉两人尚未热坏，其余俱已热倒在地。忙吩咐解珠去救，救得转来，太后房中宫人，又人人发喘。只得三回五次，往返轮救。惟素臣房内，常如早春，不觉甚热，流水的煮饭烧茶，以应合宫之用。

太子暗忖：有了明珠，这烈火地狱是不怕他的了！那知到了午后，忽然滚进几个斗大火球，齐声爆响，爆作百十个小球，满房滚跳。滚着脚的，便烧裙裤，跳着头的，便烧鬓发，扯救不及的，把周身衣服烧毁，有光了上身，捧着两乳，有赤了下身，掩着阴户，又羞又痛，嚎哭之声，沸泛盈天。只有太子、真妃两人，火球跳不着。太后、正妃身上，便只顾要滚跳上去，亏得太子拥扑太后，真妃拥扑正妃，尚未被烧，其势却甚危急，忙着宫女求救素臣。谁知一个出房，即一个被烧，烧得寸丝不挂，哭将进去。

素臣听见里边一片哭声，情知有异，忙赶入内。正见一个宫女出房，被火烧衣，想着嗣元之事，忙吐一口唾沫过去，登时火灭，只烧去半条裙子。太子听见素臣在外，忙叫：“先生快进房一救！”素臣跨进房去，见满屋火球滚跳，宫女有浑身精赤的，有赤上、下半身的，其余焦头燎发，烧衣破裤之人，不计其数。不觉勃然大怒，瞋目直视，喝道：“妖僧贼道，怎敢无礼至此！”只那声喝里，眼光所到，火球随即消灭。只见文恩飞跑而来，说道：“外面除小的及覃公公两人外，其余都被火球烧坏，用水去泼，如浇油一般，更加发炽，请老爷快去一救！”素臣急急赶出，如前喝视，亦即消灭。

无奈火球有眼，一俟素臣出外，即在内滚烧，等得进来，又在外滚烧，弄得素臣没了主意！后想起蚬元火球总翻滚不上霄光珠，辟暑自应较胜；因令宫人解悬当户。自向文恩房内，令取溺桶，解下半桶溺来，将草荐浸湿，摊放门槛之上，把罩吉并作一房。果真火球翻滚，离珠及溺荐尺许，即复转回，不能入户。

素臣方得脱身回房，只见当门挂着被单，掀开进去，见房内宫人，烧衣破裙者无数，顾问玉奴，却见玉奴鬓发半焦，不胜诧异。玉奴道：“老爷出去后，先有一个小火球滚入，后有十几个大小火球滚进，触着便烧，势正利害。却值玉奴把拔河的两条被单解开，要铺入棉被，一个火球跳上头，把头发烧着。玉奴仓卒之间，把被单一掀，发上之火一掀即灭，便随手甩去，把火球也一甩即灭，便被烧诸人身上，乱舞将去，不意那火及火球，只沾着一点被单角儿，便即灭熄。宫人们已被火球烧得不成模样，大家通融补渡，才没有光着身子的。因怕火球再来，才把这被单漫着门帘的。”素臣听罢，仍令烧者，同文恩两人，分送酒食。挨过一夜，到五更时，合宫发臭，太后急命焚香，却总解不来那种恶臭。须臾，宫人中有触秽倒地，吐沫不醒者。太后、正妃俱呕了满床，连太子、侧妃都触起恶心，几乎要呕。太后已是发晕，素臣闻知，忙把水安息送进，烧将起来，秽气尽去，俱各清醒。太后道：“水安息我有一罐，藏在那里，快取出来，不要单烧掉文先生的。”正妃也有一罐，遂都取将来，分给内外焚烧，把素臣的仍复送还。无奈香一烧完，秽臭即起。太子道：“若要不住的烧，如何有这许多香？各人挖些，搽在鼻孔里去，看是如何？”当下太子、侧妃如法一试，果不觉臭。因装了四小袋，与太后等闻嗅，余下的，都与内宫人，搽封鼻孔。真个秽臭之气，就不能入鼻。

不料一到黄昏，忽然满屋都出粪蛆，缘台上壁，并钻入人身上来，用手去抹，便是一手的臭粪。脚下爬起还可，梁间纷纷而下，满头满脸乱落将来，都向眼眶耳窍中，如飞钻进。宫人等俱爱清洁的，怎生当得，人人发呕。有跑出房外，想掏院中化的冰水，揩洗头面，空中便是一勺粪水，浇得头面口眼之内，都是臭秽，情急哭喊。素臣忙把水安息送进焚烧，香烟到处，蛆虫即化为水。烧了一会，满屋烟气，蛆虫便全数消灭。素臣暗忖：效是灵效，但焚烧不可为继！因想起被单之事，忙去拿来漫着房门，替出安息。怕自己房内也生粪蛆，赶回要烧，却并没一个。问玉奴道：“昨日我一出房，即有火球滚入；今日因何并没蛆虫？”玉奴道：“是赛奴说的，火球怕文爷被单，爷身上捆的绸帛，敢也除得蛆虫？因把做毬剩下的，拼凑起来，用线缝好，搭挂门帘之上，真个没蛆虫进房。”

素臣似信不信的，忙脱下一件外衣，令玉奴并水安息，拿去文恩房里烧挂。文恩房里，只除文恩、罩吉两人没被蛆虫钻咬，其余俱满身爬着，抹去一把，添上两把，正在呕秽嚷乱。玉奴把香烧起，将衣搭挂当户，不一会，已俱消除。因将香罐藏入袖中，走将回来，刚到半路，已被粪蛆攒满，两手洒抹，两足奔跑，嘴里叫喊救命。忽又劈头粪臭，浇灌下来。觉着领头里直挂下去，由胸腹脐乳直流入两股上去，慌得蹲在地下，极声喊叫。素臣听见，忙赶将去，怒目一喝，却原是干干净净的头面衣衫，毫无秽臭。玉奴惊怪起立，袖内取出香罐，交还素臣。一面跟着，一面伸手进去摸着脐乳各处，并没蛆虫踪影，好生诧异。刚走转自己房檐之下，忽然天上落下一个人来。素臣拔出宝刀，一刀砍去。那人把手中宝剑急架，探下铜面道：“文爷无礼，奴乃熊飞娘也。”素臣大喜，忙请进房。却见熊飞娘额上，朱书“文白”二字，忙问

其故。飞娘道：“奴与丈夫，于十五日到京！正直三弟以神起义，丈夫便去料理攻城之事。奴知文爷入宫，便乘夜进来报信。那知一连两夜，都找不出清宁宫影儿，一片黑气漫漫，全没路径。外面多传说，法王、真人布着天罗地网，捉住文爷，现在受那地狱的苦楚。奴虽不怕着他的道儿，却不敢孟浪。今日想了一日，恐再迟了，有误文爷大事！想起文爷那年除灭五通之事，叫丈夫把胸前朱书‘邪不胜正’四字，又想不是文爷亲笔，恐胜不得邪；故把心口、背心、额上，俱写着文爷名字，拼命从黑雾中撞来。谁知有了朱书，黑雾便浅，路径便有，到宫墙外，飞上墙头，一路找来，见这院子全没黑气，怕是文爷所居，故便跳下。不料一跳下来，即遇文爷也！”素臣道：“熊姊说恐误我大事，是见我困在此处，特来负我出去吗？”飞娘道：“非也，宫中全赖文爷救护，怎反要负文爷出去？奴此来是为文爷家中危急，惟恐迟了误事，故此拼命而来！”素臣大惊，汗出满面，急问：“如何危急？”玉奴等亦皆失色悚听。飞娘道：“奴进京来，在良乡地方，撞着急报之人，料是朝中飞报，即便拿住，搜出书信，现在怀中，请文爷一看便知。”飞娘在怀取出，素臣慌忙接过，却是两封，心头突突地跳着。开封，看上写着：

谋径稟：文白于本月十三日已入都矣，自丰城至思恩，复自思恩至京，路逾万里，按站亦须行三四月，而彼两月内，已荡平而回！且猛如毒蟒，诡如岑浚，狡悍蟠结如大狗，各负险阻，而皆被屠灭于数日之内，此岂犹人力可敌？乃知谋前所献质君劫母之计，为上策也！景府当此时势，尚耽声色，诸臣屢参，久未得见，必为文白所败；惟视法王、真人法力何如耳？江西之师，于何日潜发，未得确音，悬念之至！彼得京中急信，或未及预料家事，便可取之若寄；然亦当陆续接应，全力制之。论者以李、郭、苗、刘为鉴，此不识敌人肺腑；难与审变！东宫、文白，性皆愚孝，分羹之言，绝裾之事，断不忍出！李、郭、苗、刘，皆无谋之辈，其败固宜！今幕府猛将如云，谋臣如雨，君母在握，操纵自由，纷纭之论，庸足信哉！西山根本之地，宿卫单薄，窃为寒心，便宜调河南少林寺僧防守，并请国师护持。倘文贼而景安，则仍如前议也。谨稟大将军麾下

十月十五日已刻单谋具

素臣约略看完，急问：“熊姊所说家中危急，可专为此字？或另有所闻？”飞娘道：“别无所闻。因贼人发师，家中无备，必至震惊，故特来报知。”素臣心略安定，再细看那封，词意大同小异，惟后面落款写着“广爷九千岁，即陛下”字样，及嘱速去结连安南、日本耳。素臣看完，又喜，又忧，又怒，又急：忧的是单谋大有机谋；怒的是九千岁即陛下字样；喜的是西山根本之句；急的是江西之师。因向飞娘说道：“我向在广西，已猜有此着，令张顺等分兵回丰城去。但那时尚在悬揣，所分这兵，仅可持守。今既得此书全力之信，必须添兵方好。请问岛中有几位到此？”飞娘道：“文爷远虑，已经料及，这便不妨事了。圣驾现在山东岛中，况大元帅传檄各岛护驾，故不能多着人来。护龙岛现请卫婢子暂摄，愚夫妇才得同来。铁叔不能自来，故遣舍妹来此。”素臣道：“既如此，要屈贤姊妹两人赴江西救援，熊姊可骑我黄马去，两日夜即可赶到。令妹随后而往。丰城民情，必能坚守，再有韦杰等回去号召，可以无虞。

但单谋既以劫母为上策，而欲制以人臣，贤姊至彼，与吉于公商酌，相机而行。大概以坚守为主，必贼人实有间可乘，方可出奇制胜，然必立于不败之地，断不可稍存侥幸之见，致误大事。总俟京中大局一定，即瓦解也。外面义兵，气局何如？曾否交战？有无胜败？此处兵将大半受伤，又被邪术所困，合宫之人，如陷坑阱，我只一人，不能分身出去，披草寻蛇，得其要领，设法铲除，可嘱咐以神，俟金硯一至，即令访探妖僧道等于何处结坛作法，报我知道。我作一束帖带与，令其照帖行事。但金硯不比熊姊天生正气，恐不能破此罗网而入。今仿恩姊之说，脱里衫一件，于前后心亲笔朱书我名，令其穿着，或得到此，即万幸矣！”飞娘道：“有文爷里衫亲笔朱字，定得到此。外面义兵，半属无纪之师，有几个谋勇之士，都忧兵少、没攻城器具的亏，幸喜他也空守不战，故尚未见胜负。”

素臣写起束帖，脱下里衣，写好朱字，交付飞娘。飞娘便要辞去，素臣道：“恩姊即入宫中，无不见太后、东宫之礼！”因领至太后房外，令宫人奏知。太后等闻有外应，喜不可言，忙传进见，并请素臣入房。飞娘朝见过，素臣细述前事，并呈上单谋书信。东宫踟躇道：“国家多故，累及太夫人都受惊恐，寡人不安极矣！飞娘此来，可助先生一臂，今为太夫人而去，寡人自难强留！但不识定于何时？额上朱书，又属何故？”飞娘方知额上朱书未定于保时？额上朱书，又属何故？”飞娘方知额上朱书未去，好生惶恐，因奏知其故，道：“见过太后殿下，此刻即行，不敢迟误！”太子暗暗点头道：“素知贤夫妇忠勇，为国尽力，今贤夫既起义兵，夫人又赴文先生之急，当加优赏，以酬劳德！但匆卒中，无以藉手，奈何？”真妃忙解下身上软甲赐之，道：“物轻重，愿夫人勿哂也！”飞娘拜受，穿起软甲，即便拜辞。太后嘱候水夫人；太子亦作揖恳托请安，真妃亦致衿万福，托候水夫人金安，并问候璇姑安好。素臣跪地泣拜道：“老母之命，交托贤姊矣！”飞娘道：“文爷休要把奴折坏，奴此去自当尽心竭力，伏侍太夫人也！”拜毕，同起，太子、真妃俱送出房。飞娘戴上铜面，望空一跃，寂然不见。太子惊叹道：“古称精精、空空，岂过是哉！先生既有预备，再有此等异人前往，万无他虑，望先生宽怀，勿为忧念！”素臣泣谢而出。

太子回房，还知飞娘之去疾如飞鸟，与太后、真妃正在叹异，只见宫人中忽然哭喊，说是地下尖刀戳起，脚底生疼。太子道：“胡说！现有被单漫在当户，邪术怎能进房？那知一个哭起，即连一连二的哭喊。太子定睛看时，果见地板之下，尖刀东起西出，宫人们避过这把，踏着那把，跌倒去，便向身上戳来。初时尚短，过后渐长；初时尚少，过后渐多；满地洒血，满房嚎哭。太子、真妃忙上床盘坐，各拥抱着太后、正妃，刚抱上膝，既有尖刀从床下戳出，亏抱得快，没有戳着。房内宫人，跑躲哭喊，其声震天。素臣尚未至房，慌忙转身问故。太子道：“先生快进房一救！”素臣掀开被单，跨入房内，刀尖齐灭。宫人已小半受伤。站立不住，坐地哭泣。太子道：“先生，妖术如此利害，被单当户漫着，又在地底戳起，为之奈何？”素臣道：“且把被单铺在地下，令宫人们都向被单上站，看是如何？房中有七八十宫人，两条被单虽甚长阔，却还挤立不下。太子命有力者，把受伤之人，驮在背上。素臣转身回房，房里亦起哭声，急赶进去，刀尖随灭，已有戳穿鞋底，脚破流血者。素臣急把拼补的绸帛，铺放在下，复取太子及自己榻上棉被、棉褥、毡毯之类，俱令铺地。每榻上被，虽只有两三条，褥子、褥单、毡毯，却有七八条，所余甚多。想着太后房中背负之人，终非长策，文恩屋内终亦不免；一面先卷两床被褥，向太后房里来。那知走到半路，只听

太后房中一片哭声,已是惊疑,又听得自己房中哭声亦起。暗忖:此法不效,两房宫人如何兼顾?再远远听见外边哭声,情知亦为此故。又气又急,弄得三尸直爆,六神无主!正是:

尊卑虽有君臣异,谊力还从性学分。

第一百零八回 文白大名驱恶鬼 七妃小戏惹冤魂

素臣复听自己房里哭声渐息，便先奔太后房来。太后听见足声，忙传旨请进。素臣进房，满屋跑避的宫人，方才蹲倒在地。素臣见两条被单，一条空着，一条仍挤立着数十宫人。太子道：“说也惶恐，连日两条被单，摺立一处，寡人明先生之光，竟认是亦可御邪；到今日一分开来，优劣立见矣！先生送来被褥，若是寡人榻上的，即不中用；若是先生的，宫人快铺在地，宫人取看喜道：‘这两条被褥，都是文爷榻上的！’慌忙铺放，争先抢立。刚把满房宫人紧紧挤站，不须抱负。”素臣回房问起，也是这个缘故，是素臣睡过的褥单毡毯，便没尖刀戳起；是太子的，便要戳将起来。因令众妇女挤紧站立，腾出四五条被褥毡毯，捆作牛腰大包，如飞而至文恩房内，令内侍们铺放挤站。看着各内侍，比宫人更加狼狈，个个鞋穿脚破，更有满身流血之人，甚是可怜。因向文恩道：“今日太后房中及你这里，是个个不能动抬的了，覃监年高，饮食之事，须要你一人递送。我回房收拾饭食，你可尽意安歇，约俟饭好时进来。”文恩应诺。素臣回房，替出妇女，收拾早膳。

是日自卯至申，俱没动静。只苦了挤立之人，脚酸腿软，渐至麻木，便不敢走动一步。偶然舒放被褥之外，即有刀尖戳起，收缩不迭。又苦是二便紧急，不能解手，苦苦哀告。太子与真妃两腿亦俱麻木，因令文恩再求素臣。素臣令房内妇女仍向被褥站挤，自进太后房中，替下宫女。太子因留素臣在房叙话，游衍其时。一面令宫人捶捏两腿，一面赞叹素臣德器，胜已百倍，即此被单一事，灼然可见。素臣道：“殿下言重，臣何敢当！以臣揣之，皆由疑信不同之故也。人心如日，疑如云雾，邪如阴翳之气；心如一毫无疑，即如赤日当空，无纤微云雾遮蔽，一切阴翳之气，当之即灭。臣尝于岛中见海市，城郭隐见，宫阙参差，人马纷驰，兵戈杂沓，一切怪异之状，亦如日来邪术，种种变幻，不可方物。一经日轮推起，精光照射，立时消灭，若一有疑，便如云中之日，不能消除阴气矣。心本属火，人心中之正气，便如烈火一般，赫然难犯，百物投之即烬；若为疑所障，便如布隔瓮藏，百物交侮其前，不能毁灭矣！先臣父及臣母俱不信邪，臣在母腹，受母胎教，所得之气，即已无邪。出胎以后，幼闻义方，长读经传，崇正辟邪之志，愈坚愈定，时以灭除老、佛为念。旋知灼见，确然无疑，此心如赤日当空，心之正气，如烈火燎原，此邪术之所由不能干犯也。若殿下则自幼尚喜看佛书，屡经覃太监谏阻，可见入邪已深，后见其说荒唐，始归于正。然前年蒙殿下召见，尚以老氏为不谬于圣道，而佛教数千年不灭，古今自天子至于庶人，仆仆亟拜之故，尚垂问及臣，可见殿下之心，不能无疑若臣矣。疑有浅深，如云之有厚薄，火之有藏隔；殿下之疑虽浅，不似云之蔽日，纤布之隔火，然已不能消阴翳之气，毁百物之形。太后等信邪者深，固乃如日掩层云，火藏深瓮，此驱邪之效不

如臣者，乃在疑信不同之故，岂由于德之厚薄哉？”太子爽然道：“先生特不自居盛德耳；然所言疑信之故，则已如黑白之判然！寡人此后，惟谨识先生今日之言，使疑去信生，以求坚定其崇正辟邪之志而已。”太后道：“东宫所云‘佛教数千年不灭，自天子至于庶人，仆仆亟拜之故’，先生前年是怎样解说，老身愿闻其略。”素臣因把奏对太子之言，复述一遍。后把老、佛之认心为性，灭绝仁义，无父无君，惑世诬民，害道伤化，讹淫邪遁，背谬支离之处，细细剖说，说到明白透快，剴切确凿之时，不特太子极口赞扬，真妃心悦诚服，太后惊喜领会，即正妃及合房宫人，俱津津娓娓，听之不厌。太后慨然道：“老身女流，身处宫闱，不闻正论。先姑、太后等，又多崇信二氏，以致溺其邪说，至老不悟。虽常经覃吉劝谏，因其言略而不详，兼以宦寺忽之；遂认定佛理精微，非其见识所及。今承先生委曲开示，此心一旦豁然。圣人云：‘朝闻道，夕死可矣！’老身得闻道于先生，先生不特为东宫之师，亦老身之师也！事平之后，即当焚灭经典，拆毁佛堂，放遣剃度女僧，不复为愚人邀福之计矣！”素臣俯伏于地，赞颂勉励道：“太后真女中尧、舜，撤茹如反掌，纳谏若转圜者也！但吾儒之道，不如佛教邪说，放下屠刀，立地成佛；如医人治病，以药物拔去病根，必以饮食培其元气，必俟元气充足始无反复。圣经贤传，乃培元气之饮食也；望太后日取诵读，细绎体味，邪说自不能入矣！”太后急令东宫扶起素臣，说道：“老身当拜谢先生，怎反劳先生过礼？先生真良医也！既以痛切之论，拔去老身病根；复欲以圣经贤传，培补老身元气；老身虽不敏，请事斯语矣！太平之日，东宫师事先生，老身师事太夫人，常闻正论，不起邪思，老身之愿足矣！”东宫见众宫人俱已和活，外面内侍，想在酸麻最急之时，因复求素臣出现。素臣因同文恩出去，果然个个站得腿酸脚软，如开桎梏，欢声若雷。素臣便去候问覃吉，欲与攀话，以便内侍们驰放筋骸，流通气血。覃吉道：“前年文爷进宫，吉因老病，不能叩见。在东宫前奏对之语，怀恩曾向吉备细说知，文爷乃古今第一儒者，程、朱之外，不足道也！东宫贤达，文爷须扶助他为尧、舜，三代以后贤君，无一可学者。以文爷之本领，不止为一代兴治术，当为万世开太平，须把老、佛之教除去，方不负天生文爷之意；一时之良相、良将，非吉之所望于文爷也！”素臣感激太息良久，道：“老太监之言，文白谨铭于心！”因把太后感悟之事述知。覃吉大喜道：“覃吉进谏者久矣，未蒙太后采纳；文爷一席之谈，即便感悔，虽圣人之神化，不过如此，铲除二氏不难矣！韩文公所说：‘人其人，火其书，庐其居。’此三事易为。所难者在明先王之道以教之。先王之道，有一毫不明，则二氏之根，有一毫未拔，根不拔尽，终必复发，愿文爷垂察焉！”素臣道：“此即白与太后所言培元气者是也，敢不承教！”

素臣回房，一路想着覃吉之言，津津有味。慨然道：“学士大夫中，知此意者鲜，发此论者寡矣；乃于宦寺中得之，人顾可以类拘乎？当以师友之间处此人耳！”一头想着，一脚踏进房来，只听轰雷一声，震得地板怪响。定睛看时，妇女们滚跌满地，阿唷之声不绝，问其缘故。赛奴道：“爷进去了，众人立得腿酸，大家商量，变换活动，先是一人肩上背负一个，空出地方，轮流坐卧；后是顽皮的人，做起三人骑马，七人骑牛的把戏；方才正做了几十个人的一条大牛，忽见老爷进房，心慌势散，便直倒下来，滚跌满地。”素臣大笑，仍去伏桌而睡。

到得五更，太后房中无数鬼怪出见，有男首女身的，有男身女首的，有一身两首的，有两身一首的，有眼里伸出手来的，有脐里钻出头来的，有提着头颅、颈中溅血

的,有破开胸腹、肚内喷红血的,有肌肉腐烂、蛆虫钻搅的,有疮毒臭败、脓血淋漓的;有挺起阳物如骡驴骡的,有掀阴户如牛尻马牝的。狰狞者,口如血盆,牙若锯齿;丑恶者,面如蓝靛,发若朱砂;尸闪者,闭眼落眉,死临侵地;煞急者,披麻拖舌,怨气冲天。说不尽万般怪状,千种奇形。或从房顶蹿下,或从窗户跳进,或从地底钻出,吓得众宫人魂不附体。发喊奔跑。那些鬼怪,各逞凶威,有的用手来拿,有的用脚来踹,有的用口来吞,有的用绳来捆,有的撕衣扯裤,有的揪鬓捋毛,有的扳着头便啃,有的提起脚便撕,众宫人上天无路,入地无门。太子见太后端坐,神色不乱,无一鬼怪上前侵犯,知是昨晚悔悟之故。便替出真妃,令其救护。真妃拔出双刀,望着鬼怪没命乱斫,砍头头落,砍足足卸,拦腰斫去,便成两段,当头劈下,便是两片身尸平倒,鲜血乱喷。宫中有武艺胆量大些的,见真妃得势,便也抡刀仗剑,拼命砍斫,头足纷纷滚落,腰身两两分开。太子大喜,吩咐宫人并力,如得杀退妖邪,个个重赏。那知就这一声令旨,落下的头,个个跳起,卸下的足,只只飞起,向宫人头脑一齐咬打,咬着的耳破鼻伤,打着的骨疼肉痛。那没头没足的身尸,仍是捉拿跳跃,矫捷异常。连腰斫断的,便作两段矮鬼,当头劈破的,便分作两片瘦鬼。愈杀愈多,愈杀愈狠,如群蚁打粮,乱蜂攒蕊,遮拦不及,窜避无从。更有千百小龙,张牙舞爪,长者尺余,短者数寸,都钻入裤管入内,去抓那臀上之肉,腿上的皮,最怕是掉转尾靶,捎入臀牝中去,辣痛无比。除了真妃,其余宫人,俱蹲在地上,极声喊叫,手中刀剑,纷纷落地。真妃忽然想起,现在素臣被褥,没有鬼怪上去,忙扯起来,向鬼怪甩去。甩着即灭,甩灭即生,甩过这边,那边如故,甩灭那边,这边又起,用尽气力,解救下来。正在危急这时,素臣闻声赶至,真妃也等不及太子宣召,忙喊:“先生快来一救!”素臣急走入房,一屋鬼怪无踪,宫人们裤管内的,想是逃向东洋大海去了!太子道:“须得先生常在房里方好!但外面那种哭声,如何得分身上救?”真妃道:“如今只有求文先生朱书一法了!宫人身上,若得先生朱书名字,定可解邪。”太子大喜道:“怎寡人竟忘记了!宫人们,快寻笔砚,研起朱来!”众宫人踊跃欢喜,拿过笔砚,将朱研蘸好,素臣提笔,将宫人额上朱书已名。太子道:“鬼怪小龙之恶,惨毒异常;若但额上一书,恐不足镇之!飞娘原说心背俱书先生名字,还求于宫人心口一书;心正则邪不敢邪,望先生勿辞!”素臣道:“男女之嫌,宫闱之地,臣不敢奉命!”太子道:“急难之时,又当行权,且先生何人,何嫌可避?即正妃心额,尚欲求书!孟子云:‘嫂溺不援是豺狼也!’况宫人乎?”宫人已解开胸前衣服,素臣只得挨头写去。宫人写完,太子并求正妃,素臣伏地,死不敢承。太后道:“先生守礼,亲书或有嫌,请先生蘸饱朱砂,递与东宫代书,则不妨。”素臣遵旨蘸笔,奏道:“前年臣在山东,除灭五通,曾于各妇女胸前书‘邪不胜正’四字;请殿下即书此四字,若欲书臣名,则断断不敢!;太后点头称善。太子接笔于正妃心额两处,各书“邪不胜正”四字。素臣伏地,俟正妃整衣后,方敢抬头而起。太子拱揖致谢道:“非敢久辱先生出跪,因恐不效,欲如先生亲书耳!宫人可捧此笔砚随先生出外,速为一救,那哭喊之声,已到了十分危急处了!”宫人面面相觑,不敢出房。真妃道:“有了文爷朱书,又随着前去,还有甚邪鬼敢来犯你?”宫人方才放心随去。

听着文恩房里,一片哭喊滚跳之声,素臣忙赶进去,见恶鬼无数,有望屋顶跃去的,有望墙壁窗棂中钻出的,有望地板下缩去的,千百条小龙,望墙角乱窜,立时尽灭,内侍们方得住滚,文恩方得住跳,个个喘息不休。素臣照样书写,写毕回到自己

房中，却见众妇女齐齐站立被褥之上，并无伤损，抱的王子、王女，都把衣襟裹头，问起缘故。阿锦道：“亏是玉奴主意，说爷的被褥既是诸邪悉避，我们只要守定了他，断然没事；因此鬼怪出现，都你碍着我，我碍着你，并做一块，不离被褥，那鬼怪只装得凶势，不敢近前。大家见有效验，便都立定主意，任着鬼怪百般恐吓，总不理他，有害怕的，便闭着眼睛，由他跳舞。后来鬼怪愈多愈恶，又有无数小龙，张牙舞爪，满地蹿跳，却总蹿不上被褥，渐渐的懒散下来，听着爷的脚步口声，便都向屋顶墙壁乱蹿而去了。”素臣想众妇女挤立一单，终非常策，亦不是守着这些女人过日子的；因亦在各人心额书名，令其出去走动，看是如何？

众妇女出房，走不多路，即见过道内许多恶鬼蜂拥而至，地下无数小龙，蹿跳前来，吓得捧笔砚的两个宫人发声喊，转身就跑。被玉奴一把拦住道：“有了爷的朱书，还怕甚么？”那宫人道：“你们守着文爷，没吃过苦，不知道那小龙的利害！钻入裤管，抓得皮肉粉碎，还在其次；只把那尾巴向大小便一捎，那种的辣痛，连尿尿要捎出来哩！”玉奴道：“你即受他这等亏，有了朱书就该报冤！说罢，舞起双刀，直奔上去，鬼怪小龙，果然乱窜而逃。众人胆壮，各持随身兵器，随后喊杀，没兵器的也呐喊助势，把鬼怪小龙，赶逐得五零星散，没命奔跑。太后房里宫人，闻声抖战，直到众妇女进房说知缘故，方才住抖。太后、太子因命在房宫人，各出走，遇着鬼怪，即便喊赶。刀剑斫着的，便现出真形，都是些竹木纸片扎成，画着诸般颜色的。一经破败，气力愈壮，自此人不怕鬼，鬼反怕人，变做一个羊吞狼虎，鸟攫鹰鹞之局了。

太子见宫中平定，料想须弥山亦是假摄，不能压伏素臣之朱书。因命正妃、侧妃各回原房，合宫内侍、宫人亦俱归原处，王子、王女俱抱入内。宵光仍留高挂，辟暑先行送还。因被褥已经蹂躏，另换两付铺盖，仍至素臣房中，对榻寝宿。太子是晚与素臣商议道：“仰赖先生德力，已不虑妖术侵害。奈粮已告匮，幸十五日这日，合宫未食，连日惊吓，无心饮啖，尚勉强得明日一日；再过几日，便要一齐饿倒，将如何之？”素臣道：“飞娘出去，臣已嘱咐熊奇，一俟金硯至京，即令其探知妖僧等作法之所，入宫报知。金硯于今日必到，今晚如打探得实，明日即可入宫，臣便有剿灭妖僧之计，区区饮食，不足虑也！”太子大喜。

谁知不俟明日，是夜四更，金硯即到。太子唤至榻前，殷勤慰谢。金硯朝拜过，禀知素臣前：“小的今日午刻到京，得了老爷之令，便到得法王、真人所住的寺观，及煤山、西苑、琼岛各处打探，并没踪迹。一更以后，潜入景王行宫，才探出法王、真人，分居正心殿东西两边房殿中，有石一块，朱书‘西山’二字，及许多符篆，法王、真人不住出来咒诵，两房内经疏符篆，纸人竹兽，奇异之物，不计其数。真人说：‘连日所行，俱是大法，怎不能伤他？’法王说：‘这移山一法，任是大罗天仙也解不来！二十一这日，包管清宁一宫，俱压为平地！’小的见他说得利害，要把猪狗血去破他；那知他却纯用秽血涂浸那石，便不敢造次！”素臣笑道：“他日行邪术，竟疑我亦有邪术，故想把秽血来制我耳！我写一柬帖，你可速出宫去，交付以神依计而行。”金硯领帖，越墙而出。次日一更以后，金硯进宫说：“以神等已撤各门猛将精兵，去攻朝阳门。天生、以神往景王行宫，候老爷到彼行事。”素臣问知，是楚王、成之、无外、飞熊、以神五员将，领三千名楚卒、岛兵。抚掌曰：“大事济矣！”因密令文恩、玉奴、阿锦：“选兵一百，在宫中高处瞭望，见旧太孙宫前，有连珠信爆一起，即从东安门、上